舊唐書/卷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宗室（太祖諸子　代祖諸子）◄

舊唐書
卷六十一
列傳第十一　溫大雅　陳叔達　竇威

► 李綱　鄭善果　楊恭仁　皇甫無逸　李大亮

◯溫大雅 子無隱　大雅弟彥博　子振　挺　大雅弟大有

陳叔達　竇威子惲　兄子軌　軌子奉節　琮　從子抗　抗子衍　靜　靜子逵　誕　誕子孝慈孝慈子希玠　誕少子孝諶　抗季弟璡

溫大雅

溫大雅，字彥弘，太原祁人也。父君悠，北齊文林館學士，隋泗州司馬。大業末，為司隸從事，見隋政日亂，謝病而歸。大雅性至孝，少好學，以才辯知名。仕隋東宮學士、長安縣尉，以父憂去職。後以天下方亂，不求仕進。高祖鎮太原，甚禮之。義兵起，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，專掌文翰。禪代之際，與司錄竇威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。武德元年，歷遷黃門侍郎。弟彥博，為中書侍郎；對居近密，議者榮之。高祖從容謂曰：「我起義晉陽，為卿一門耳。」尋轉工部，進拜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。太宗以隱太子、巢剌王之故，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。大雅數陳秘策，甚蒙嘉賞。太宗即位，累轉禮部尚書，封黎國公。大雅將改葬其祖父，筮者曰：「葬於此地，害兄而福弟。」大雅曰：「若得家弟永康，我將含笑入地。」葬訖，歲余而卒，謚曰孝。撰《創業起居注》三卷。永徽五年，贈尚書右僕射。

子無隱，官至工部侍郎。大雅弟彥博。

弟 彥博

彥博幼聰悟，有口辯，涉獵書記。初，其父友薛道衡、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，咸嘆異曰：「皆卿相才也。」開皇末，為州牧秦孝王俊所薦，授文林郎，直內史省，轉通直謁者。及隋亂，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。藝以幽州歸國，彥博贊成其事，授幽州總管府長史。未幾，征為中書舍人，俄遷中書侍郎，封西河郡公。時高麗遣使貢方物，高祖謂群臣曰：「名實之間，理須相副。高麗稱臣於隋，終拒煬帝，此亦何臣之有？朕敬於萬物，不欲驕貴，但據土宇，務共安人，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？可即為詔，述朕此懷也。」彥博進曰：「遼東之地，周為箕子之國，漢家之玄菟郡耳。魏、晉已前，近在提封之內，不可許以不臣。若與高麗抗禮，則四夷何以瞻仰？且中國之於夷狄，猶太陽之比列星，理無降尊，俯同夷貊。」高祖乃止。其年，突厥入寇，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為并州道行軍總管，出拒之，以彥博為行軍長史。與虜戰於太谷，軍敗，彥博沒於虜庭。突厥以其近臣，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，彥博固不肯言。頡利怒，遷於陰山苦寒之地。太宗即位，突厥送款，始征彥博還朝，授雍州治中，尋檢校吏部侍郎。彥博意有沙汰，多所損抑，而退者不伏，囂訟盈庭。彥博惟騁辭辯，與之相詰，終日喧擾，頗為識者所嗤。復拜中書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貞觀二年，遷御史大夫，仍檢校中書侍郎事。彥博善於宣吐，每奉使入朝，詔問四方風俗，承受綸言，有若成誦。聲韻高朗，響溢殿庭，進止雍容，觀者拭目。四年，遷中書令，進爵虞國公。高祖常宴朝臣，詔太宗諭旨，既而顧謂近臣曰：「何如溫彥博？」其見重如此。

初，突厥之降也，詔議安邊之術。朝士多言：「突厥恃強，擾亂中國，為日久矣。今天實喪之，窮來歸我，本非慕義之心也。因其歸命，分其種落，俘之河南，散屬州縣，各使耕田，變其風俗。百萬胡虜，可得化而為漢，則中國有加戶之利，塞北常空矣。」惟彥博議曰：「漢建武時，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，全其部落，得為捍蔽，又不離其土俗，因而撫之。一則實空虛之地，二則示無猜之心。若遣向西南，則乖物性，故非含育之道也。」太宗從之，遂處降人於朔方之地，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。議者尤為不便，欲建突厥國於河外。彥博又執奏曰：「既已納之，無故遣去，深為可惜。」與魏徵等爭論，數年不決。十年，遷尚書右僕射。明年薨，年六十四。彥博自掌知機務，即杜絕賓客，國之利害，知無不言，太宗以是嘉之。及薨，謂侍臣曰：「彥博以憂國之故，勞精竭神，我見其不逮，已二年矣。恨不縱其閒逸，致夭性靈。」彥博家無正寢，及卒之日，殯於別室，太宗命有司為造堂焉。贈特進，謚曰恭，陪葬昭陵。

子振，少有雅望，官至太子舍人，居喪以毀卒。振弟挺，尚高祖女千金公主，官至延州刺史。

弟 大有

大雅弟大有，字彥將，性端謹，少以學行稱。隋仁壽中，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，授羽騎尉。尋丁憂去，職歸鄉里。義旗初舉，高祖引為太原令。從太宗擊西河，高祖謂曰：「士馬尚少，要資經略，以卿參謀軍事，其善建功名也！事之成敗，當以此行卜之。若克西河，帝業成矣。」及破西河而還，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，與兄大雅共掌機密。大有以昆季同在機務，意不自安，固請他職。高祖曰：「我虛心相待，不以為疑，卿何自疑也？」大有雖應命，然每退讓，遠避機權，僚列以此多之。武德元年，累轉中書侍郎。會卒，高祖甚傷惜之，贈鴻臚卿。初，大雅在隋，與顏思魯俱在東宮，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，彥將與愍楚弟游秦典校秘閣。二家兄弟，各為一時人物之選。少時學業，顏氏為優；其後職位，溫氏為盛。

陳叔達

陳叔達，字子聰，陳宣帝第十六子也。善容止，頗有才學，在陳封義陽王。年十餘歲，嘗侍宴，賦詩十韻，援筆便就，僕射徐陵甚奇之。歷侍中、丹陽尹、都官尚書。入隋，久不得調。大業中，拜內史舍人，出為絳郡通守。義師至絳郡，叔達以郡歸款，授丞相府主簿，封漢東郡公。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，軍書、赦令及禪代文誥，多叔達所為。武德元年，授黃門侍郎。二年，兼納言。四年，拜侍中。叔達明辯，善容止，每有敷奏，搢紳莫不屬目。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，多為薦拔。五年，進封江國公。嘗賜食於御前，得蒲萄，執而不食。高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母患口乾，求之不能致，欲歸以遺母。」高祖喟然流涕曰：「卿有母遺乎！」因賜物三百段。貞觀初，加授光祿大夫。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。未幾，丁母憂。叔達先有疾，太宗慮其危殆，遣使禁絕吊賓。服闋，授遂州都督，以疾不行。久之，拜禮部尚書。建成、元吉嫉害太宗，陰行譖毀，高祖惑其言，將有貶責，叔達固諫乃止。至是太宗勞之曰：「武德時，危難潛構，知公有讜言，今之此拜，有以相答。」叔達謝曰：「此不獨為陛下，社稷計耳。」後坐閨庭不理，為憲司所劾。朝廷惜其名臣，不欲彰其罪，聽以散秩歸第。九年卒，謚曰繆。後贈戶部尚書，改謚曰忠。有集十五卷。

竇威

竇威，字文蔚，扶風平陸人，太穆皇后從父兄也。父熾，隋太傅。威家世勳貴，諸昆弟並尚武藝，而威耽玩文史，介然自守。諸兄哂之，謂為「書痴」。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，射策甲科，拜秘書郎。秩滿當遷，而固守不調，在秘書十餘歲，其學業益廣。時諸兄並以軍功致仕通顯，交結豪貴，賓客盈門，而威職掌閒散。諸兄更謂威曰：「昔孔子積學成聖，猶狼狽當時，棲遲若此，汝效此道，復欲何求？名位不達，固其宜矣。」威笑而不答。久之，蜀王秀闢為記室，以秀行事多不法，稱疾還田裡。及秀廢黜，府僚多獲罪，唯威以先見保全。大業四年，累遷內史舍人，以數陳得失忤旨，轉考功郎中，後坐事免，歸京師。高祖入關，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。時軍旅草創，五禮曠墜。威既博物，多識舊儀，朝章國典，皆其所定，禪代文翰多參預焉。高祖常謂裴寂曰：「叔孫通不能加也。」武德元年，拜內史令。威奏議雍容，多引古為諭，高祖甚親重之，或引入臥內，常為膝席。又嘗謂曰：「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，吾與公家咸登此職。今我已為天子，公為內史令，本同末異，乃不平矣。」威謝曰：「臣家昔在漢朝，再為外戚，至於後魏，三處外家，陛下隆興，復出皇后。臣又階緣戚裡，位忝鳳池，自惟叨濫，曉夕兢懼。」高祖笑曰：「比見關東人與崔、盧為婚，猶自矜伐，公代為帝戚，不亦貴乎！」及寢疾，高祖自往臨問。尋卒，家無餘財，遺令薄葬。謚曰靖，贈同州刺史，追封延安郡公。葬日，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。有文集十捲。

子惲嗣，官至岐州刺史。威兄子軌，從兄子抗，並知名。

竇軌

軌，字士則，周雍州牧、鄧國公恭之子也。隋大業中，為資陽郡東曹掾，後去官歸於家。義兵起，軌聚眾千餘人，迎謁於長春宮。高祖見之，大悅，降席握手，語及平生，賜良馬十匹，使掠地渭南。軌先下永豐倉，收兵得五千人。從平京城，封贊皇縣公，拜大丞相諮議參軍。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，軌討之。行次黃欽山，與賊相遇，賊乘高縱火，王師稍卻。軌斬其部將十四人，拔隊中小帥以代之。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，令之曰：「聞鼓聲有不進者，自後斬之。」既聞鼓，士卒爭先赴敵，賊射之，不能止，因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虜男女二萬口。武德元年，授太子詹事。會赤排羌作亂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。拜軌秦州總管，與賊連戰皆捷，餘黨悉降。進封鄧國公。三年，遷益州道行台左僕射，許以便宜從事。屬党項寇松州，詔軌援之，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。時党項引吐谷渾之眾，其鋒甚銳。軌師未至，善合先期至鉗川，遇賊力戰，走之。軌復軍於臨洮，進擊左封，破其部眾。尋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於洛陽。四年，還益州。

時蜀土寇往往聚結，悉討平之。軌每臨戎對寇，或經旬月，身不解甲。其部眾無貴賤少長，不恭命即立斬之。每日吏士多被鞭撻，流血滿庭，見者莫不重足股慄。軌初入蜀，將其甥以為心腹，嘗夜出，呼之不以時至，怒而斬之。每誡家僮不得出外。嘗遣奴就官廚取漿而悔之，謂奴曰：「我誠使汝，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！」遣其部將收奴斬之。其奴稱冤，監刑者猶豫未決，軌怒，俱斬之。行台郎中趙弘安，知名士也，軌動輒榜箠，歲至數百。後徵入朝，賜坐御榻，軌容儀不肅，又坐而對詔，高祖大怒，因謂曰：「公之入蜀，車騎、驃騎從者二十人，為公所斬略盡，我隴種車騎，未足給公。」詔下獄，俄而釋之，還鎮益州。軌與行台尚書韋雲起、郭行方素不協。及隱太子誅，有詔下益州，軌藏諸懷中，雲起問曰：「詔書安在？」軌不之示，但曰：「卿欲反矣！」執而殺之。行方大懼，奔於京師，軌追斬不及。是歲，行台廢，即授益州大都督，加食邑六百戶。貞觀元年，征授右衛大將軍。二年，出為洛州都督。洛陽因隋末喪亂，人多浮偽。軌並遣務農，各令屬縣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。由是人吏懾憚，風化整肅。四年，卒官，贈并州都督。

子奉節嗣，尚高祖永嘉公主，歷左衛將軍、秦州都督。

竇琮

軌弟琮，亦有武干，隋左親衛。大業末，犯法，亡命奔太原，依於高祖。琮與太宗有宿憾，每自疑。太宗方蒐羅英傑，降禮納之，出入臥內，其意乃解。及將義舉，琮協贊大謀。大將軍府建，為統軍。從平西河，破霍邑，拜金紫光祿大夫、扶風郡公。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，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靜，義軍不利。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，隋軍大潰，通遁走。琮率輕騎追至稠桑，獲通而返。進兵東略，下陝縣，拔太原倉。拜右領軍大將軍，賜物五百段。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，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。遲留不進，武見殺，坐是除名。武德初，以元謀勳特恕一死，拜右屯衛大將軍，復轉右領軍大將軍。時將圖洛陽，遣琮留守陝城，以督糧運。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，琮潛使人說以利害，士信遂帥眾降。及從平東都，賞物一千四百段。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。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，以功封譙國公，賞黃金五十斤。未幾而卒。高祖以佐命之舊，甚悼之，贈左衛大將軍，謚曰敬。永徽五年，重贈特進。

竇抗

抗，字道生，太穆皇后之從兄也，隋洛州總管、陳國公榮之子也。母，隋文帝萬安公主。

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。少入太學，略涉書史，釋褐千牛備身、儀同三司。屬其父寢疾，抗躬親扶侍，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。及居喪，哀毀過禮。後襲爵陳國公，累轉梁州刺史。將之官，隋文帝幸其第，命抗及公主酣宴，如家人之禮，賞賜極厚。母卒，號慟絕而復甦者數焉，文帝令宮人至第，節其哭泣。歲餘，起為岐州刺史，轉幽州總管，政並以寬惠聞。及漢王諒作亂，煬帝恐其為變，遣李子雄馳往代之。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，按之無驗，以疑貳除名。抗與高祖少相親狎，及楊玄感作亂，高祖統兵隴右，抗言於高祖曰：「玄感抑為發蹤耳！李氏有名圖籙，可乘其便，天之所啟也。」高祖曰：「無為禍始，何言之妄也！」大業末，抗於靈武巡長城以伺盜賊，及聞高祖定京城，抗對眾而忭曰：「此吾家妹婿也，豁達有大度，真撥亂之主矣！」因歸長安。高祖見之大悅，握手引坐曰：「李氏竟能成事，何如？」因縱酒為樂。尋拜將作大匠。武德元年，以本官兼納言。高祖聽朝，或升御坐，退朝之後，延入臥內，命之舍敬，縱酒談謔，敦平生之款。常侍宴移時，或留宿禁內。高祖每呼為兄而不名也，宮內咸稱為舅。常陪侍游宴，不知朝務。轉左武候大將軍，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。尋從太宗平薛舉，勳居第一。四年，又從征王世充。及東都平，冊勳太廟者九人，抗與從弟軌俱預焉。朝廷榮之，賜女樂一部、金寶萬計。武德四年，因侍宴暴卒，贈司空，謚曰密。

子衍。衍嗣，官至左武衛將軍。時抗群從內三品七人，四品、五品十餘人，尚主三人，妃數人，冠冕之盛，當朝無比。

竇靜

靜，字元休，抗第二子也。武德初，累轉并州大總管府長史。時突厥數為邊患，師旅歲興，軍糧不屬，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。時議者以民物凋零，不宜動眾，書奏不省。靜頻上書，辭甚切至。於是征靜入朝，與裴寂、蕭瑀、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，寂等不能屈，竟從靜議。歲收數千斛，高祖善之，令檢校并州大總管。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，請斷石嶺以為障塞，復從之。太宗即位，征拜司農卿，封信都男，尋轉夏州都督。值突厥攜貳，諸將出征，多詣其所。靜知虜中虛實，潛令人間其部落，郁射設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並率眾歸款，太宗稱善，賜馬百匹、羊千口。及擒頡利，處其部眾於河南，以為不便，上封曰：「臣聞夷狄者，同夫禽獸，窮則搏噬，群則聚塵。不可以刑法威，不可以仁義教。衣食仰給，不務耕桑，徒損有為之民，以資無知之虜，得之則無益於治，失之則無損於化。然彼首丘之情，未易忘也，誠恐一旦變生，犯我王略，愚臣之所深慮。如臣計者，莫如因其破亡之後，加其無妄之福，假以賢王之號，妻以宗室之女，分其土地，析其部落，使其權弱勢分，易為羈制。自可永保邊塞，俾為藩臣，此實長轡遠馭之道。」

於時務在懷輯，雖未從之，太宗深嘉其志。制曰：「北方之務，悉以相委，以卿為寧朔大使，撫鎮華戎，朕無北顧之憂矣。」再遷民部尚書。貞觀九年卒，謚曰肅。子逵。

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，襲爵信都男。

竇誕

誕，抗第三子也。隋仁壽中，起家為朝請郎。義寧初，辟丞相府祭酒，轉殿中監，封安豐郡公，尚高祖女襄陽公主。從太宗征薛舉，為元帥府司馬。遷刑部尚書，轉太常卿。高祖諸少子荊王元景等未出宮者十餘王，所有國司家產之事，皆令誕主之。出為梁州都督。貞觀初，召拜右領軍大將軍，轉大理卿、莘國公。修營太廟，賜物五百段。復為殿中監，以疾解官，復拜宗正卿。太宗常與之言，昏忘不能對，乃手詔曰：「朕聞為官擇人者治，為人擇官者亂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，殊異常時。知不肖而任之，睹尸祿而不退，非唯傷風亂政，亦恐為君不明。考績黜陟，古今常典，誕可光祿大夫還第。」尋卒，贈工部尚書、荊州刺史，謚曰安。

子孝慈。孝慈嗣，官至左衛將軍。孝慈子希玠。希玠少襲爵，中宗時為禮部尚書，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戶。開元初為太子少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。誕少子孝諶，在《外戚傳》。竇氏自武德至今，再為外戚，一品三人，三品已上三十餘人，尚主者八人，女為王妃六人，唐世貴盛，莫與為比。

竇璡

璡，字之推，抗季弟也。大業末，為扶風太守。高祖定京師，以郡歸國，歷禮部、民部二尚書。從太宗平薛仁杲。尋鎮益州，時蜀中尚多寇賊，璡屢討平之。時皇甫無逸在蜀，與之不協，璡屢請入朝。高祖征之，中路詔令還鎮。璡不得志，遂於路左題山，以申鬱積。有使者至其所，璡宴之臥內，遺以綾綺。無逸奏其事，坐免官。未幾，拜秘書監，封鄧國公。貞觀初，授太子詹事。後為將作大匠，修葺洛陽宮。璡於宮中鑿池起山，崇飾雕麗，虛費功力，太宗怒，遽令毀之。坐事免。會納其女為鄫王妃，俄而復位，加右光祿大夫。七年卒，贈禮部尚書，謚曰安。璡頗曉音律，武德中，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聲雅樂，璡討論故實，撰《正聲調》一卷，行於代。

史臣曰：得人者昌，如諸溫儒雅清顯，為一時之稱；叔達才學明辯，中二國之選。皆抱

廊廟之器，俱為社稷之臣。威守道，軌臨戎，抗居喪，靜經略，璡音律，仍以懿親，俱至顯位；才能門第，輝映數朝，豈非得人歟？唐之昌也，不亦宜乎！然彥博之褊，竇軌之酷，亦非全器焉。

贊曰：溫、陳才位，文蔚典禮。諸竇戚裡，榮盛無比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